

目錄

第一章：好好照顧自己

但願能每夜酣睡	002
精神健康 DIY	006
廁所女	021
安樂	029
恐懼與失落	033
虛幻旅程	039
抑鬱	041
洞穴拯救的啟示	043

第二章：浮生若夢

人類因何不再快樂？	050
歲月	067
階前點滴到天明	069
鵜鶘	075
騙局	094
狗仔媽	100
兩個媽媽	104
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116
這樣的母親	120
父女的對話	128
幸福的生活短暫	136
一家之事	149

第一章：好好照顧自己

梅	157
小狗	161
阿喜	185
那一夜	187
哀悼	189
世上不是只有敵我	191
阿旺	193
狗的獨白	195
第三章：願歲月靜好	
帶阿媽去換身份證	202
持守寧定，等待黎明	204
多餘的話	207

她默默地吃著外婆帶來的東西，電視新聞又重播警察放催淚彈的片段。麗俄見到立即放下碗筷不停地哭。護理院的人認為她的情緒太壞了，帶她去看精神科醫生。

在醫生面前，她不停飲泣。醫生也摸不著頭腦，勉強認為她可能患上了創傷後焦慮。給她幾片安眠藥丸便打發了她。服藥後，她可以睡四五小時，半夜醒來便不住的哭泣到天明。

兩星期後，外婆再提著麗俄喜歡的餸菜去探望她。她見到外婆到來，立即撲上去摟著她說：「婆婆，我很想念你，為什麼這兩星期沒有來？」

龍婆婆喜出望外，高聲說：「麗俄終於講話了！」

她哭著告訴外婆：「是我害死了爸爸！」

埋在深處的自責和憤怒，竟令她不能說話四十年。

恐懼與失落

敏慧沒上學三個月了，老師和學校社工找她的父母，她的母親總是生氣地說：「我也想知道她在哪裡！暑假未開始，她便去遊行、示威，後來跟同學一起往『前線』，整個暑假也不在家。叫她別去冒險，好好讀書過兩年考好文憑試，她卻說：『都沒有將來了，考好文憑試上了大學又有什麼意思？』後來跟爸爸吵了一架，我們不再給她零用錢，以為這樣可以令她乖乖留在家裡，沒想到她就這樣頭也不回地走了，只在我們上班時偷偷回來，家傭說她淋個浴大吃一頓便出去了。打電話給她她不接，發短訊給她她不覆。我叫她回家拿零用，她確是回來了，但又再跟爸爸吵起來。他打她罵她：『我打你是希望打醒你，你以為去堵路吃催淚彈就可以改變世界嗎？簡直不自量力！』她反駁：『就是你們姑息這個政府，自己應有的權利也不敢去爭取，現在我們出來為你們爭取已經失去的，你們不但不幫忙，還處處礙手礙腳。』爸爸摑了她幾巴掌，她頭也不回地走了……」

媽媽找不到她，卻從她外婆那裡知道她暫時住在教會安排的地方，沒有上學，在網上學習。媽媽擔心她會受傷、被捕，擔心得每晚也睡不好。爸爸喝了幾瓶啤酒拍枱大罵：

「別再理會這個衰女……當生少一個！」

敏慧知道外婆把她的近況告訴媽媽，她故意告訴外婆她打爛地鐵站、擲汽油彈，目的是要嚇媽媽和爸爸。事實上她什麼也沒有做，在手機見到哪一區要人，她便跟手足到那裡去，有好幾次幾乎被防暴捉住。

她跟著別人到中環，在二號橋上吃了不少催淚彈。後來又響應號召去了理大。進去之後方知中計，警察把他們重重圍住，裡面有不少人肆意破壞，不知什麼時候出現了很多汽油彈。她不肯定裡面的人是鬼，她跟幾個相熟的朋友悄悄躲起來，也查看校園每個角落找逃生出路。網上傳來各種逃出去的通道，她擔心那也是警察的圈套，後來確定有人依某方法逃了出去，她跟幾個中學生也跳進了污水渠，黑暗與惡臭，她分不清那是泥漿還是糞便，足足有小腿那麼深。不知走了多久，見前面有光，她拼命前行，整個人沉在水裡，她以為自己會死掉之際，忽然豁然開朗，見到天空和一起出來的幾個手足浮在水面笑。她希望可以回家，明天好好上學去。

創傷後

敏慧早上起來，像過往幾年一樣，準時上學去。

自小一起，她從來沒有遲到，品學兼優不在話下，升上中五後，才上了幾天課她便沒有再回校，只有幾個跟她一起「勇武」的同學和兩個老師，知道她在「前線」。

同學問：「很久不見，到哪裡去了？」她不想再提，便隨便把同學打發了便算：「病了幾個月，整天在咳，醫生又查不出什麼原因，在家悶了幾個月……」

一個知情的同學見她回來，感到非常興奮，擁抱著她耳語：「沒有被抄下身份證號碼吧？我們有個手足跟著校長出來，抄下了身份證號碼才讓她回家去。」

她輕聲回應：「不要在學校說這些，小心隔牆有耳。過幾天聚一聚分享一下彼此的經歷。」

相比在街上吃催淚彈或在理大惶恐渡日，能夠無憂無慮地上學，她感到非常幸福。她希望永遠可以平平安安地過日子。

她仍然關心社會動態，卻暫時也不會出去的了。

兩個星期過去了，每晚她都睡得香甜。昨夜，她如常睡去，卻突然醒來，全身為汗水

所濕，她感到窒息，心跳得很快，她感到驚恐，全身顫抖，不是快要變瘋就是快要心臟病發死去。

她在理大平台東躲西避，跟她一起進去的「勇武」，忽然變了便衣警察，向留在校園裡的人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她聽見有人說：「那些甲由捱不到明天的了，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食物和水裡都給下了藥！」她非常害怕，以手機通知她那組的手足，叫他們別吃任何食物別喝水也別相信任何人。手足的回應：「別神經過敏製造分化。」

餓了一天，她已經沒有氣力，見到一群蟑螂從身旁走過，她想捉幾隻來吃，可她手腳太慢了。她追著蟑螂，走進黑暗的地道，忽然掉進泥沼，惡臭的糊狀物體不住上升，她的手、肩和頸也埋在泥漿裡，她不能動彈。隱若見到泥沼上浮著很多屍體，有些已發脹，她驚呼，突然泥漿湧進她的嘴巴，把她整個人也淹沒了……

她無法再睡。即使睡了也從相似的夢中醒來。

白天，她坐立不安、無法集中、恐慌、顫抖。污水渠或催淚彈的景象經常在她心裡湧現，膽戰心驚。

她不敢看報紙也不敢再看電視新聞，到地鐵站也不能。她無法上學，整天呆在家裡，覺得人生不再有意義……

新生

敏慧無法外出，呆在家裡，連電視新聞也不能看，偶爾電視畫面出現示威片段，她會立即閉上眼以手遮臉、把電視關上。家人為了遷就她，大家也不看電視。晚飯後一家人坐在沙發上看手機，敏慧最初也可以看手機覆短訊，後來見朋友傳來示威的短片，她看了感到非常害怕，立即把手機掉在沙發上哭了起來。

她以為不看電視、不看手機、不看報紙便會安心。當她無所事事的時候，心裡卻會突然湧現過去幾個月她在街頭煙霧裡的情景，水炮車的藍色液體突然向她射過來，她大哭甚至覺得皮膚刺痛。最令她難受的是被困理大孤立無援、沒有人可以相信，又餓又渴躲了起來，日夜也無法睡，惶惶不可終日。

她知道她已回家很安全，且父母也原諒了她，又沒有被警察抄下身份證號碼，只要她不再做「前線」，她應很安全才是，然而當日的恐懼卻在她心裡縈繞不散。她叫自己不要再去想，可她的腦袋像不受控制似的，心裡總是泛起一種不祥的預感，令她膽戰心驚、坐立不安。

晚上算是最難過的時刻，當全家都睡了，她卻在床上輾轉，無法阻止的恐怖回憶與噩

夢交替了不知幾次，窗外還是漆黑一片，她希望第一線晨光快來，可她只覺自己永遠在黑暗中。

終於可以入睡，她聽見自己在打鼾。她見到藍色的巨浪滔天而來，很快把整個理大淹沒了，痛苦的呻吟從四方八面傳來，她無法站穩，隨著藍色刺鼻的波濤飄進一個漩渦，她見到不少手足也像她一樣掉進漩渦裡愈轉愈快。忽然跌進一個黑洞，她什麼也看不見，慘叫的聲音在洞裡迴環，她要踏前一步，正要用力，她大驚，感到自己踏在別人的身體上，那人慘叫，嘗試推開她的腳，她失去重心，要跌倒了，幾個人在慘叫，她壓在別人的身體上。

突然傳來碎肉機的聲音，恐慌的慘叫聲和血腥的液體向她沖過去，她淹沒在那些液體裡，被沖進一條窄長的管道給卡住了。她覺得死神已經走近，她不想就這樣死掉，她要活下去，遠處傳來微弱的光，她已不再理會那是幻覺還是出路，她要爬向遠處的光，她愈掙扎管道愈緊，她已筋疲力竭，已無法前行。突然後面傳來很大的壓力，管道變寬了，她給擠了出去，浸泡在血紅的液體裡，她把頭伸出水面，吸了一口氣，然後痛快地哭了。維港海面飄浮著百萬人，朝陽從鯉魚門升起，血紅的海水給鍍上了金色。

她醒了，陽光刺眼，她感到餓，也想上學去。

虛幻旅程

早上四時，你已醒來，上了廁所再躺床上，可再也睡不著，輾轉一會，起來拉開窗簾，外面漆黑。你好像聽見一位女孩在窗外自言自語，她說什麼？你聽不清楚，你把耳朵貼近玻璃，你聽見她笑，她像對別人說：「輕聲一點，他會聽見。」另一個年紀較大的女人說：「他早晚會聽見，怎麼了？你對他有興趣？」

她們的對話令你毛骨悚然，四十七樓面對大海，窗外連鳥兒也難以立足，怎可能有人停留窗外。你以震顫的聲音問：「你……你們是誰？」老婦對女孩說：「他好像要跟我們說話！」女孩說：「除非他瘋了，他該聽不見我們的話！」

你忍不住問：「你們到底是誰？為什麼躲在窗外？」老婦與女孩突然消失。跟著一位男士在窗外說：「他喜歡到尖沙咀吃狗肉！」你立即回應：「我不吃狗肉。」那男士再說：「他會宰殺家裡那頭唐狗！」你澄清：「我不殺狗！」老婦又再出現：「他不殺狗便會被狗咬死！」

你不敢留在房間，立即走到客廳，那幾個人像在跟著你，你離家跑向地鐵站，跳進車

人類因何不再快樂？

二次大戰後，大街小巷田野滿目瘡痍，人類享有的精神與物質都貧乏，即使不少人都失去至親活了過來，就憑一句：「好了，戰爭結束了！」又重燃起人們的快樂，期盼著將來可以安穩生活不再感到生命受威脅，他們為重建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盼望以後有可以睡覺的地方，有收入可以充飢，感到十分幸福。

能夠生命不受威脅地活著，隨之而來我們便會有更大的要求：希望有機會可以吃頓好的；穿上得體新衣服；不要再住山邊木屋、樓梯底或騎樓底，或居無定所，總之要有個地方大一點安全一點，不用擔心半夜祝融或僅有物品也被偷去。發夢也希望賺很多很多的錢可以住大屋、坐汽車、有自己的生意。每個月賺多十元八塊，便會樂上幾天，為了獎勵自己，去了咖啡廳喝個優惠時段的下午茶，這樂事已可常掛嘴邊跟人分享一年半載。聽見朋友到高級餐廳鋸牛扒，你會非常羨慕，盼望自己有一天也能試試。

同時我們希望有個伴，不要過孤獨的日子，以後可以互相扶持，病了有人照顧，迷惘沮喪有人傾聽開解。跟自己相愛的人組織家庭生幾個孩子，一家人每晚熱熱鬧鬧地吃飯。

有了個床位或一間木屋，我們希望上樓。有了公屋、居屋或私樓單位，我們的要求也高了，希望可以擁有較大的房子，希望搬到名校區方便孩子入學，搬到九龍塘、半山或南區。只要我們對生命仍有盼望，我們仍可活得快樂。

有了老婆，便要求她賢淑、照顧頭家還要出外工作；嫁了個喜歡的丈夫，除了要求他全心全意愛自己，更希望他可賺多些錢、體貼入微。總之彼此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彼此的缺點也愈明顯。打從開始一起生活，彼此互相欣賞的優點便會貶值？也許有一天你醒來忽然發現：「為什麼我會跟這個人同睡了幾十年？」

還記得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吧？大量移民湧入，山邊、天台長出了很多木屋，人浮於事，找工作不易，那時親友間都有人情味，總會互相幫忙，你沒工作沒收入，來我家吃飯多個人多雙筷，鹹魚青菜卻是一生難忘的一飯恩情。親友總憑自己的經歷驕傲自信的對你說：「別擔心！香港地有手有腳你休想餓得死！」這句話對當時失意的你是何等窩心！

慾望是個深淵

五十年代，你隻身來港投靠姨丈，姨丈住在山邊木屋。他們一家七口，你來港後無依

無靠也只好到他家暫住，跟三個表弟們睡地板，白天得把被鋪收拾好，放上兩張摺枱，是五個表弟妹做家課溫習的地方。

姨丈姨媽白天去工作，姨丈是一間辦館的「先生」，姨媽在一間暖水瓶廠工作，有時要加班便得在廠裡過夜。

姨丈每天回家，吃過了晚飯便在煤油燈下埋數。家裡的大小事務由五個孩子負責。

大表弟才十三歲，在附近一所中學念書，每天放學買餸回家才開始溫書；排行第二的是個表妹，念小六，她是個利害的角色，是家裡的大主管，負責煮飯及指揮弟妹做家务，跟哥哥一起協助弟妹把練習完成，且她年年考第一，又代表學校參加校際運動會，在一百公尺及二百公尺賽跑也奪了不少獎牌。

她考進一所出名的中學，但她擔心花太多時間搭車沒空照顧弟妹而寧願跟哥哥一起上附近的中學。姨丈姨母只說：「只要你肯努力，到哪裡讀書都一樣。」在他們心裡，覺得孩子有機會讀書便好，總比自己年輕時只讀了幾年書強。

你找到一份紗廠的工作，在荃灣，很遠，即使有廠車接送，每程也花上近兩小時，又要經常加班，你只好住工廠宿舍，放假時才回去探望他們。昔日你在內地，念過幾年書，跟著在田裡幫忙，從未正式上過班也未收過工資。有糧出、有個床位也有東西吃，你覺得

那裡已是個天堂。

你努力工作，勤奮加班，累得收工便睡。除了按時寄錢回鄉接濟兄長，每個月你也儲下不少錢。

轉眼五六年，工廠大旅行到紅梅谷，你認識了一位在中環上班的秘書小姐，你們很快便熱戀起來。為了她你到夜校學英語、考車牌，到中環去當見習生，紗廠老闆欲升你職也無法把你留住。在一所大貿易行做了幾年，你們膽粗粗的開了自己的貿易公司，她也不理會父母的反對搬了出來跟你同住板間房做無飯夫妻；那時要租一間較好的房間不易，即使板間房也表明「有孩莫問、免炊」。

她跟你每天都到不同的大小工廠看，也跟大行的朋友飲茶，好不容易經朋友的關照，你開始有了第一張訂單——十五籮餐具，你們跑了兩個月，好不容易付運了貨才鬆了口氣。賺了幾千元的你們把鈔票數了又數，那種感覺比起今天你賺了幾億還更滿足。

失去了肯定與欣賞的能力

你們的生意愈來愈好，餐具、衣物、日用品、汽車零件、電器……總之有客要你便去

找供應商；同時你們也引進國外產品如衣物、廚具、洋酒、皮鞋……如是出出進進，才幾年時間，你們的公司從上環一個小單位搬到中環一個海景單位，由最初的兩口子一腳踢到有數十員工多個部門的企業。

你們做生意的理念出現分歧，你希望善待每個員工讓他們分享成果，她只希望建立賞罰分明的管理制度，只有努力工作為公司帶來盈利的員工才有花紅。你跟顧客議價時也每過份小心及賺的利潤太微薄而跟她爭拗，你認為該長做長有，顧客賺了錢一定會翻單，她則認為生意大了可只集中幾個可付更多錢的顧客去做，少做些賺多些，不用增人手搬寫字樓，更具成本效益。你認為做生意講個信字，打個電話一封電報或見面握握手便是協議，不用聘律師訂合約，她卻認為有合約方能保障彼此。

你們為此爭論不休，把問題從辦公室吵到家裡，但家裡已有四個幼兒，還有她的父母，都令你們不方便吵架。你們只好在上班途中的汽車裡吵，你開車她不停說話，有一回你負責的一個大客收了貨卻破了產，弄得公司出現經濟困難要舉債渡過艱難時期，她怪你以老一套的方式去做生意，沒有合約的保障結果吃虧的是自己。她不停強調合約的重要性，你給氣得很想將車撞向路旁的石牆死了便算。

漸漸你覺得她變了，她變成一個貪婪、自私、自以為是的暴君，無論怎樣努力也想不出她有任何值得欣賞的地方，你當初欣賞她的體貼、友善、熱情，善解人意，都不見了。她又何嘗不是這樣看你，她覺得你猶疑、不思進取、沒有自信和不肯改進自己，總之是一堆淤泥，她也想不出理由為什麼每晚還要跟這堆淤泥同睡。

在公司或在家，你們都不愛跟對方說話，為了不讓她在車裡嘮叨，你聘用了司機。

漸漸你跟她在工作上出現了自然的分工，她負責見客、議價及人事管理，你則專心看著生產和品質，有了這分工，表面上吵少了，卻已習慣了彼此不再說話；兩人同床共枕卻各感寂寞。

某天，你對她說：「我們是否該好好聊聊？」

她立即回應：「我們還有什麼好聊？若不是為了孩子我早已把你趕了出去！」

重建聯繫

你長歎息以舒緩內心的激動，看著她咬牙切齒地說著這樣的話，你心裡的火又旺了，你本來想主動冷靜地談談大家的問題，但每次她都這樣決絕地回應，你感到非常生氣，也有點意興闌珊，你真想像她一樣說幾句發洩的話，但你更清楚，說話並非你強項，情況已

是那麼糟，在她心裡你大概是一無是處的了，戰事一觸即發，你不住深呼吸，你得把怒氣盡快消除，你轉望窗外，繼續緩緩地呼吸，你不住叫自己冷靜別生氣。

過了二十分鐘你仍在生氣，你立即到洗手間把自己的臉浸在洗手盆裡，冰冷的水令你清醒過來，你對著鏡用手輕拍自己的臉再笑，緊繃的臉像放鬆了，你再提醒自己：「千萬別激動，她的目的在惹你生氣！」你回到沙發上坐在她身旁，你左大腿的皮膚貼著她右大腿的皮膚，若是昨天她一定會瞪你一眼便把你推開，可今天她卻沒推開，你也沒自己走開，她的臉上展現了近日少有的笑容。此刻你竟然有點不知所措。

初次約會的一段回憶重現心頭。那個黃昏，你約了她到維多利亞公園，在公園走了一圈，然後在較少人的一角找張椅坐下，沒有月色，卻有蚊子，你的左大腿貼著她右大腿，她在微笑，你的左手伸過去搭在她肩上，她稍傾身軀依偎著你，一陣風過，她的長髮披著你的臉，一陣淡淡幽香衝進你的鼻孔直達你的大腦，你有點醉，你也不想地吻了她……

「都幾十年夫妻了，你還顧慮些什麼？」你問自己。她似乎早看出你欠了些鼓勵，她把身軀靠向你半閉著眼含情，你此刻接收到很確定的訊息，你伸出雙手摟著她吻她，不知過了多久，你們停了下來，雙手互執四目交投，她端詳良久：「你多了不少皺紋，已見半頭華髮！」說話時一臉憐愛。

你笑著輕撫著她的臉說：「你還是那麼美麗動人，頭髮上的氣味也一樣。」

「我們有十多年沒有像今天一樣聊天了。」她說。

「我們因為工作一開口便爭論，不！應該是你不停地批評我！我害怕便不敢跟你說話。」你說。

「你剛才不是有話要跟我說的嗎？」她問。

「不如我們先去公園散個步，然後……」

幸福的耐受性

你拖著她的手到公園去，你們在散步，遊人很多，樹已長得很高，三十多年前你們愛坐的椅子不見了。她說：「我們有三十年沒來過這公園了！」

你回應：「是啊！那時我們剛在一起生活，住板間房，我又要上夜校學英語，那時做辦公室助理收入微薄，放工或放假只能行公園，那時我們很開心，因為我們有個目標，希望有錢可以開公司搞生意自己做老闆。沒想過當了老闆之後我們更忙，同樣沒空去看電影或到露天茶座喝個下午茶，連到公園散步的時間也沒有啊！」

她有點不滿地說：「你還好意思說，當年你答應帶我去容龍別墅及雍雅山房喝下午茶，等到容龍重建了，雍雅山房賣掉了也沒去。還有你說過將來生活穩定了，一家人每年去一兩次旅行，除了老大畢業我們全家去過一次澳洲外，我們離港都是為了公幹！」

你也慨歎地回應：「是啊！時間過得真快！轉眼三十多年。我們的老四都在當實習醫生了，我們也實在再無需為子女供書教學憂心了，這三十年只是死做爛做，為了買樓，有了間六百呎的，老三去世了，又想買間一千呎的，到老四去世了，我們又要買間有六間房的獨立屋。跟著我們送孩子上最好的學校，跟著我們不停買房子炒股票，我們這三十年實在沒有好好生活過！」

她挽著你的手跟著你慢慢前行，她叫你不要說話，像昔日般享受斜陽、花香、鳥啼、微風。一朵紅棉掉下打中你們的手，你們抬頭望，藍天下一樹紅棉盛放，你們忍不住一起歡呼：「實在太美！」兩人立即對望一起說：「我們很久沒有一起說著同一句話了！」

再往前行，見到雪糕檔，檔主已換了人，你們買了兩條菠蘿雪條，開心吃起來！

她說：「雪條的味道還是差不多，吃起來卻沒有當年的那種滿足感。當年你一口我一口，總覺得很好吃，兩人吃一枝雪條便已非常愜意。」

你回應：「還記得我們賺到第一個一百萬嗎？我們拿著銀行戶口簿看了又看，興奮得

幾晚也睡不著！」

「還有，搬進第一間自己買的房子時，我們每晚都坐在窗台上看飛機升降不肯睡覺，其實那房子又小又吵可我們住得特別開心。為什麼今天我們住半山複式全海景有陽台的房子還是悶悶不樂的呢？」她接著說。

快樂是多為別人籌謀

你們從恩愛的一對變成每天爭吵的一對，習慣了每天吵架，即使爭吵之後很難受，你們也愛每天為雞毛蒜皮的事吵一場。即使大家承諾不再吵架，過不了一星期，你們還是要吵一場。不吵架那一天人生總是像欠了些什麼似的。

近日，你覺得吵架一點也不好玩，無論她說什麼你都不攻擊，你嘗試以欣賞的方法跟她相處。很快分開已久的心重新聯繫起來。對話與分享取代了吵架對立，幸福的感覺也回來了。

某天，你遇上了昔日紗廠的舊同事，他跟你的年紀差不多，看上去卻比你年輕，他如常穿一件舊T恤一條牛仔褲踏著一對運動鞋。幾十年不見，說起近況自是有說不完的話。

他在紗廠工作到八十年代，工廠北移了，他也跟了上去當廠長，做了幾年開荒牛，見內地同事已掌握了所有的技術，他便回流香港，開了一間單車店，做了幾年，子女大了，便把單車店交給徒弟去打理，他跟老婆趁年輕到內地走遍了名山大川，見偏遠落後地區的農民很窮，孩子又沒機會讀書，他回來後跟朋友談起，一班熱心人便搞了一個扶貧助學的組織。過去二十多年，他帶著老婆在山區來來去去，建了一所又一所的學校，在港時總是四處找人捐款，不少學生已大學畢業，帶著新的思維回鄉協助其他農民改善耕種方式，又或者已出國深造。

他興奮地說：「你永不曉得一個農村小孩將來會變成怎麼樣。他可以是改變世界的人物，倘若他沒機會讀書，他便會繼續留在農村，重複著他父親及爺爺走過的路，守著幾塊瘦田聽天由命。當他踏進學校，他的生命便徹底改變。這二三十年我見到很多孩子因為讀書而改變，不只他個人改變了，整個家族或整條村也因他而生活得更好。」

他四處助學而他自己則依然兩袖清風。他跟老婆和母親住在一個有三房的公屋單位，廚房的小窗還可以看到維港煙花，他有七個兒子，都大學畢業了成為專業人士，他感激當年特區政府售賣公屋的政策，數十萬買了那單位，孩子長大搬了出去，也不用搬到較小的單位去住。

你問他怎樣才可以像他一樣快樂，他笑對你說：「知足常樂，多為別人籌謀少為自己打算會令你更快樂！你的錢幾世也花不完，不如拿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生命因你……

你跟著舊同事阿張到內地遍遠地區去，你以為助學扶貧是要在那裡建學校或在財政上支援他們的生活。航機降落後，你們步行過一圍欄，提著自己的行李便離開。一輛小型客車已在等候。阿張告訴你，去的地方要乘兩天的車才到，只要汽車進入補給站，便爭取時間上廁所，他更說：「去得愈遠，洗手間衛生條件愈差，你們得有心理準備。」

汽車跑了六小時，你們便在一个看似小鎮的地方休息，那個小鎮的房子都是古老平房，街巷很狹窄，卻堆滿了人，旅館倒是清潔幽靜典雅。旅館曾是清朝一巨富的住宅，幾經改動便成為今日遊客愛住的旅館。鎮上有幾所新建的中學，附近的山區學童念畢初中，便到鎮上的中學上高中，每年念高中的住宿生活學習開支也要四五千元，一個農民家庭月入一兩千元，實在沒能力送孩子上高中，有些孩子連上初中也沒機會呢。

第二天早上，你們起程到山區，車子離開小鎮便走上一條顛簸蜿蜒的泥路，四小時後

便到達一所學校，你已全身痠痛，幾乎連離開汽車也有困難。一腳便踏在雨後的黃泥漿裡，學校的課室簡陋，遇上雨天課室非常暗，幾個只有十五火的燈泡令同學無法看清油印課本的文字。老師介紹，有十多個學生每天早上摸黑走個多小時山路來上課，放學後又要步行個多小時回家去，他們已經很幸運的了，有些孩子因住得太遠而沒法出來，又或者要到田裡去幹活父母不讓他們上學。同學都用功，老師也盡心盡力，你實在非常感動。尤其是肯在山區教書的老師，你對他們非常尊敬。住的地方條件不好，工資比到珠三角或長三角打工低了一大截。

村裡的領導和校長希望添一輛小客車接送學生上課，又希望建一幢學生宿舍可以讓偏遠的同學到來，你一口答應有關的費用，還建議請外籍英語老師到來教初中英語。

那夜，你和妻子被安排到一位小五男生家家訪和過夜，男生姓馬名興國，有一個十五歲的姊姊念中三，跟爺爺、嫲嫲和一個姑姑同住，父母都跑到深圳去打工，家裡有幾畝水田和一片竹林，得到志願者的幫忙，他們家養了一群羊和百多隻走地雞。他的家是一座古老房子，裡面非常暗，卻有一台二十三吋 LED 電視機，馬爺爺說：「晚上電力供應不足，有時看不到電視。」

你們在屋裡坐了一會，馬興國的姊姊慧瑾送上一杯清茶，你呷了一口，感到那種清香幼滑，忍不住說：「好茶！」馬嫲嫲笑著說：「這是在竹林裡種的茶，摘了才過清明，山野之地實在沒什麼好東西！難得你們欣賞。」跟著她吩咐慧瑾拿斤茶葉送給你。他們讓你們睡孩子父母的床，那房間幽暗，卻打掃得清潔，被子和床單有點殘舊卻非常乾爽，還有少許陽光的清香。馬嫲嫲非常好客，割了雞還買了魚和牛肉，當然有從田裡摘回來的蔬菜。

晚飯時，馬爺爺說：「這房子快四百年了，我還是個小孩時，我的爺爺在和平後把房子重修過一次，十幾年前我們村有了水力發電，鄉下地方年青人沒有出路啊！我的兒子去外面打工。剩下一對孫和小女兒在家，耕田收入太少，想吃口飽飯也不易。這裡沒有中學，孩子只能念到小學。」

第二天早上，你們跟著馬家姊弟回學校，他們還有一個任務，到鄰村去接一個六歲的小女孩回學校上課，小女孩叫李靜，爸爸也是到深圳打工，媽媽在李靜未滿一歲便跑了，家裡只有個八十多歲中過風不良於行的爺爺。他們一家只有幾片旱田，只可種些玉米或土豆，一家靠李靜爸在深圳賺錢生活，還要每月花錢看醫生。爺爺在家便得靠鄰居照顧；若沒有無嘗小學，她根本沒機會上學。

回到學校，你們跟同學一起上課，查看他們的作業，又跟一班同學聊天，你問他們的

學習生活，他們都幾乎給你近似的答案：「我們喜歡上學，在學校除了學會知識，我們更學會了怎樣做人。學習壓力不輕，我們還能應付；放學回家天未黑，我們還得到田裡去幹活、餵雞、餵豬、趕羊……若不是香港來的善長，我們的生活不會得到改善，我們也可能沒機會念書，因為你們，我們從此活得不一樣。」

阿張眼泛淚光回應了幾句：「同學們用功學習讓我感動，二十年前我第一次來這裡商量辦一所初中時，這裡只有兩間泥磚課室，後來得到很多善長的支持，我們在這裡建起堅固的鋼筋水泥校舍，每年我們的同學得到善長的支持都可以順利上高中，還有不少同學上了大學。同學們！其實我該感謝你們，讓我在你們身上看到了人類的未來！」

金錢的價值

自你跟阿張去了一次山區助學，你捐款建校舍，也在數年間資助了百多個孩子念高中，你接到同學寫給你信，你感動，無論成績好壞，你也親自回信鼓勵他們。更送上文具、字典等小禮物。每年，你都到不同的高中去探望資助的同學及他的家庭，有時你要為他們解決生活的問題，如春天要開耕了他們家還沒有錢買種子，又或者家人病了不知道找

什麼醫生看，以至同學近視要配戴眼鏡，你也樂於協助。你知道同學考試成績好，上了重點大學，你比他們更開心。同學大學畢業了，你也會利用自己內地的網絡幫他們找工作。

除了內地，你也開始到東南亞及非洲去扶貧，協助孩子上學去，你對名利都不感興趣，你只在乎每個小孩生下來都可以讀書，有了知識便可改變自己及家人的命運。

你覺得花一萬多便可資助一位年青人上三年高中是非常超值。一萬元對你來說，吃頓飯、買支酒、買件衣服也花了，過幾天也已忘掉怎樣把錢花去。相反將這些錢用作扶貧或協助同學念書，你可能完全地改變他的一生，你覺得把這些錢用作助學比花在自己身上更有意義。

你為不同機構做助學扶貧的義工，有時更比未退休時更忙。而且你在個人投資買賣時多了一個新目標，為山區的兒童籌務經費。你的生活變得更充實更有希望。

你資助的學生也許太多了。你的身體也再無法應付顛簸勞碌的旅程，你再沒法為每個同學一年寫兩次信，你印好了一段說話：「我知道你們很想見我一面，可是我來見你們便減少了時間賺錢資助別同學了。倘若你要感謝我，在心裡說一聲我便會知道。不必親自來見我。又或者你可以記住接受過別人幫助的幸福，將來有機會請盡量去幫助一些急需幫忙的人，並把這種助人自助的想法和行為用你的方法去感染別人。」

到了一把年紀，你終於發現，身體健康、與家人關係良好、有人愛你也有人要你去愛、用自己有餘的精力和錢去幫助世上有需要的人，你便感到愉悅豐盛的了，至於財富，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所需便已足夠。

歲月

退休不久，你的眼睛愈來愈不管用，即使換了新眼鏡，每隔兩三個月，又再看不清手機裡的文字，尤其看完報章、手機，再看電腦屏幕，文字總是模糊不清，一半看得見，一半靠估，要發揮很大想像力，才能明白文章內容。到了晚上或稍暗的環境，你的視力變得更糟，眼科醫生說：「你有輕微的白內障。」

回到家裡，孩子們都不回來吃晚飯，只有你跟老婆吃。你對她說：「年紀大了，眼睛開始看不清楚了。」

她咀嚼一塊雞肉，吞下後說：「六十幾歲人才開始看不清楚，已經很不錯。我自認識你那天，眼睛便出了問題，不然怎可能跟你一起生活四十年。」

醫生建議你把白內障摘除，你卻擔心手術做得不好會完全失明。天增歲月，轉眼七十歲到來。有一天，老婆從淋浴間出來，你看見便忍不住說：「老婆，你身上的睡衣很皺，可否熨平才穿上？」老婆怒目瞪著你說：「你說什麼？我還未穿上衣服啊！」你知道再不接受白內障摘除手術，遲些會連老婆也無法認出來。